

H 花朝月夕
最初的那股水(二题)

■ 杨沫

○村庄

二郎神沟村站在夕阳里的样子就像一个胜迹的废墟,散了瓣的花朵,完全摊在夕阳里。远远望过去,接承着山洼里最好的太阳,在一畔塬子的尖头散落着十几片房子;我们望着她,像望着一段生活的遗迹。

我们这些好事的旅人从土路徒步上塬子,坡子上,踩着了羊粪疙瘩蛋儿。有羊那就有人呐,我们的脚尖好像有了方向。接着就看见木杆杆儿上晾晒的冬被,看见码得整齐的柴禾,窗户缝堵得严实的土坯房和站在院子里男人。四十多岁的男人握着没有信号的手机站着跟我们聊天,说村子里还剩六口人,其他的都搬到山下住了。说地是不种了,放一些羊,养一些鸭子,有电,手机要到更高一层塬子上才打得通,水则从河里担上来。说,多年前,有个精明能干的男人看到这里的好水、好日头,便把祖宗的骨头埋在这儿;祖宗都在这儿了后辈也就在此住下来了。人安居了,就开始浪漫地演绎了,就有了这样的“传说”:二郎神担山赶日挑的就是这沁河两岸的山,两边山顶上的石洞,就是二郎神插扁担的孔。这个村子就叫二郎神沟村。加个“沟”字,表着村里先人的谦逊。多年后,这个二郎神担山赶日、英姿勃勃的地方,现在只有四户六口人。大约是,现在的太阳在山外,二郎神沟村的后生们,担着两胳膊的力气,去山外了。

问这中年男人为什么不搬?笑而支吾。村里,没人住的房子四壁敞开,茅草从生,有的开始坍塌;整个村子只看见一处稀稀拉拉的菜园,没看见狗,事实上也没看见所养的羊和鸭子。中年男人的家,炕和灶台连接,有两个妇女正在又黄萝卜丝儿拌饺子馅儿。肉是没肉的,只有一些葱头切碎了拌进去。两个妇女是姑表姐妹,是男人的邻居,今晚,他们将一个锅子煮萝卜馅饺子。饺子是东方生活最好的比喻了,不论什么馅,都包进一张面皮里,高高兴兴地吃进去。

从塬子上下来,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放大到铺满半个坡。举头望上去,更高一层塬子上,村人用块石圈垒了一个石漏,这个管状石筑物接应着湛蓝的天,那是山里人跟天对话的媒介罢。下山的坡子上,一些枯黑的草吐出雪白的絮,像是愤怒的种子爆炸出白色的浓烟。种子就这样飞出去的,人也是这样扩散出去的吧?剩下的六口人,不管为什么守,为什么留,即便无济于事田园,也和着某种天道罢。

○源头

接近沁河源头时,山势地貌果真呈不同的气象了:爬上一个平台,地突然就平了,一大块开阔丰盈的平地被两边壁立的山崖抱着,怀抱里古树葱茏。

沁河源头的水想必从前是漫流着的,现在要建公园,被收拢进一个人工渠里。渠道在“Y”型结点上分成两个叉。左边岔道,渠的上方是一碧潭,小潭似明眸,毛丫丫的灌木潭边伴着,青碧碧的水似毛眼眼。小潭的上处是一眼泉,泉眼的奇特之处在于,几乎是在山壁上洞开一个直径约60厘米的孔,水从洞里不间断地涌出。沁源焦化的董树茂说,他小时候钻进洞内看过,山肚子里有更深邃的洞,洞的内壁有水汇集,一部分水流进一个直径约两米的天坑,另一部分水从泉孔流出去。前几年,有专业人士下潜天坑探险过,下探到二百米便不敢再下,曰,沁河源头不竭来自天坑水的调节。

放下这个泉孔往山坳腹地走。“Y”型右叉的水流,淌了一段便隐没在树叶的覆盖中。树木比别处更高大枝茂,树种也比沿途经过的山洼多样,而略有差异的是,并没有多少灌木伴生,树下是清爽的干地。乱石敷焉,阴气升腾。一行旅人深入而往,发现另一巨贝般敞开洞穴,穴中水潭微漾,只见有水冒泡,不知水流往何方。一干人等笑曰,此乃沁河第二源头。

说话,光线沉重,似是这些树们张开的怀抱,把太阳光线挡在了怀里,埋在了肚子里。恍忽然走出,回头看那山坳,只觉得这丰腴的葱茏之地像极了大地的母腹,而沁河,是大地的宫腔里流出的母河。

河母仁慈,滋荫千种植物,万万人口! 所谓寻沁水之源就是一个不断“上山”的过程。见:大地遵四时,农人敬天礼;高山庄重,河流滋润,树木自尊而洁净;人在下敬天,水正在上含蓄而闰土;倒是真的一派好田园!

H 家在海南

美榔双塔

■ 桑陌

车在乡间的水泥路上行走,不颠簸,偶尔有一些土路,车便两边各摇一下,像是必要的礼节。

过了南渡江,再过那座经了年的石桥,就是澄迈美亭乡的美榔村了,比邻而立的姐妹塔就在村东头。

十二月海南的正午,阳光还有些热辣辣的,车上的旅人都已经十分的懒惰。从车窗里也着眼儿看去,两边尽是绿的椰,一丛连着一丛。中间是一池一池的水,水中的草大抵是能没了膝了,风一吹,草叶都朝一个方向倾斜,脱落脱是一群女子的浣纱舞,腰肢轻灵。先还觉得奇趣,慢慢地被阳光冲得困倦,昏昏欲睡了。

突然睁开眼来,却发现了异样:阳光不再直刺着我眼睛了,它悄悄地敛在了村庄背后。古塔出现了,寂寂的院落里悄悄地添了声色,墙内墙外的草木极盛;老去的榕树生动,枝丫与枝丫间交缠攀附,脉络分明,随之我听见了扑朔朔往下落的叶瓣,一层叠着一层。铁门打开,司机在庭院里停下车来,说到了,便急急躁躁地先往姐妹塔跑了去。旅人都兴奋起来,下车近前,原来姐妹塔就在水边,水安闲,静雅,大抵也是合了这姐妹二人的性情。

姐妹塔说是建于元代,元人乡绅陈道叙有二女,长女灵照最终还俗嫁人,但次女善长终身为尼。陈道叙为

了纪念二女而建此塔。陈道叙家道是殷实的,还能额外捐田给小女出家为尼的。而女儿亦不负老父之爱,虽一生以黄卷青灯为伴,却以无边大爱沐于穷苦乡邻。她们从“聚宝盆”里取出米和金银,发到一双双近似于枯枝节的手里。史料上的姐妹塔原是立于辑瑞庵前,然而,辑瑞庵经不得800多年的风雨肆虐,坍塌成乱石堆在塔基旁,水漫过,乱石便都长了青苔,一绺一绺都是年轮。

塔大抵由佛而生,源于印度。它最初是用来保存或埋葬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舍利”的建筑物。到了中国,它则更多地承载了国人对文化和信仰的依托。在公元一世纪佛教传入我国以前,中国的古文字中甚至没有这个字,也没有“塔”这种建筑形式。后来我们用梵文的谐音译为“浮图”或“浮屠”,到了隋唐时,这“塔”方得以与智慧浑圆的中国人见面。

海南少塔,对于先人的祭念,海南人有着朴素的理论,堂屋里的龛前木牌上都有族谱,谁家先祖的功名逸事都可全记在木牌上。而古时的女儿家地位卑微,没了夫婿,也就没了挤上木牌的希望。这陈道叙当年为女儿建造这样两座塔,当是惊世骇俗的。父爱无边,陈先生兴许不过是给将孤独终老的女儿们死后有个安身之所。而这安身之所一建,却成就了海南近千年最绵远忧伤的故事。

姐妹塔高矮有异,形状与结构大不相同,装饰也是各有千秋,大抵老父在建塔当初,是依了女儿性进行的。姐姐曾嫁土庶,到底尘俗中人,塔身结构便设为仿木空筒的廊阁楼式。相轮珠宝状的塔顶总归是有些烟火气的,每层塔檐像半个露台伸出去,弯翘,门龛内,须弥座正中雕有带冠坐像,是宋时文官的模样。六角的塔型显着规矩,整座塔的雕饰也素朴浅淡,到底与姐姐灵照有过夫家的经历是契合了。

姐妹塔似乎更显灵秀,四方的塔形,活泼些,细敏些。塔的雕饰也有些繁杂,每层内龛和外壁的佛像都形色有异,或浅笑,或庄严,都是活的面孔。须弥座四围浮雕奇异,虎、马、狮、象、麒麟一并揽了,都是古时中国最为喜爱的瑞兽。莲花纹饰绕了塔的四围,壁龛上金刚原该怒目圆睁的,但因塔主善长是娇弱女子,他们的脸上也便少了凶杀之气。

800多年悠悠逝去,姐妹塔一直在这院落里相依而立。不过20米的距离,隔着石桥,夜了,姐妹俩会到月台上聊天吧?有那么多私密的话要说。女人和男人到底是不同的,女人在星月和枝叶摇曳之间,更愿意想念那个抚养她发梢的人。姐妹善长的心里有过怎样的刀光剑影,为何就如此决绝地剪去那一头泼墨青丝?史上削发为尼,甘愿终守青灯黄卷的女

子,大都有着大悲的过去,譬如替吴三桂背着黑锅的陈圆圆,譬如金庸书里一见杨过误了终身的郭襄。而海南女子善长的故事,没有一句文字记载。哪怕是戏,也总该有个戏台生人气给它,让它活过来,就在古塔边上闲着也罢。能显见些故事踪迹的,是庭前古榕树下的玄武岩石碑,碑上原有的近千字阴刻碑文已经模糊了,只遗了一地的空寂。善长出家前的故事风化了,塔上的玄武岩斑驳凄冷,一个个细细的黑洞眼吞噬了旧时女子无从提起的心思。也许不曾有过风月,但一定关乎爱情。

在我们惯常的定义里,幸福不过一些芝麻绿豆事,老婆孩子热炕头。我们喜欢集中注意力于面前热闹明白的,红灯照里的人生小小的一部。青灯黄卷,到底离尘俗的生活,是远了。

离开古塔时,阳光有些沉寂了,风大了起来,一些黄了的叶瓣儿从枝丫与枝丫之间落下,打着转,毫无声息的,终是落了地。觉着古塔里的姐妹善长也是这样的吧,她出生在这个村庄。她最初的毛发、皮肤、血、心脏和铸造骨头的钙都是这个村庄给予的。纵横交缠的榕枝,纵横交缠的青藤,一切都是纠结的,村庄里满怀心事。善长决定不嫁了,把米和金银都拿出来分给了那些苦着的脸。她真舍不得这个村庄的吧——还没离开家就开始想家了。

投稿邮箱
hnrbzpb@163.com

H 诗路花语

轻狂

■ 郑南浩

屋顶上起先有三只猫争吵。我记得那天不是农历十五,有月亮,黄色的。她说我是风。有啤酒为证,她说她要去找猫,去找猫的夜半歌声。她说,今夜,喝醉的人不是我,是风。

一朵花的尘缘

■ 程应峰

从春天走来
从时光深处走来
从一个人的心底翩跹而来
在想象交错的丛林
展开所有的明媚鲜艳

在季节的枝头
在山谷在深潭边
在醒目的崖壁
一朵花顾盼人间
点亮一段至美的尘缘

没有孤苦黯然
没有忧愁郁结
一朵花的凄美流离
最有可能
溅落在有情人的心间

杨柳以素手
拉开情意荡漾的帷幕
香樟以永远的苍绿
不懈不怠地
衬托一朵花的娇妍

薰风冉冉
一朵花的来龙去脉
抚平了世俗之念
于尘世玉立的姿影
以及由内而外散发的鲜活
在日月光华里伸延

问世间谁是妙手
可以让款款春光
一次次聚集在花瓣间
灵性的花瓣
以舒张有效的开合
诠释着一段美妙尘缘

冬阳

■ 羊白

一顶发黄的草帽
温暖是陈年的余温
村庄、树木、草垛、老人
都静默着,黑白照片一样

日子终于可以慢下来
流水也凝结成冰
像一个孩子沉湎于他的母亲
迫切需要安慰,被抚摸

你变得愈来愈宽敞,愈来愈亮
像一条天上的河。自上而下
这么多的温暖和慈祥
把我洗涤把我浇灌

我是喝足了冬水的麦苗
蛰伏一冬
伸伸腰杆
突然渴望表达

母亲的功课

■ 林杰荣

有关我的功课
你总是一丝不苟地预习、温习
作业本上
你从不敢轻易使用橡皮

生活的每份考卷你都认真作答
就像一个小心翼翼的求知少年
即便给你的评分只是些许皱纹与
几缕白发,你也对此欣然接受

这堂永远不会完结的课程
你只学会了爱与付出
严重的偏科让你无法毕业
你却毫不在意,始终孜孜不倦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

H 动物档案
画猫与老鼠

■ 钟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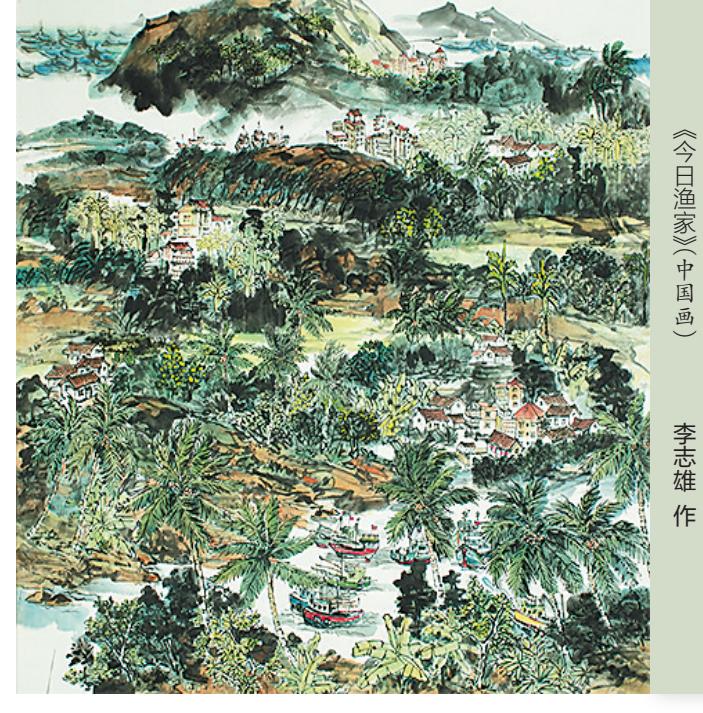
在人们的老观念里,猫天生就是老鼠的天敌。我少年时住乡下,几乎每户人家都养有猫,有的还成双配对地饲养,雌雄匹配、步履优雅地屋前屋后四处游弋,那神态沉稳、冷峻、慵懒,旁若无人中透出一种狡黠。养那么多猫何用之有,当然是用来对付老鼠的。那时的乡下民居窗户稀少,天光黯淡,到了夜晚亦只是用一烛豆粒般大小的煤油灯来照明,朦胧如地窖。如此这般,住夜里昏暗,正合了老鼠喜好混沌幽暗的习性,以致猖獗如居无人之境,纵横捭阖,上蹿下跳,“吱、吱、吱”的歌儿此起彼落。每逢此时,饲养的猫儿就派上用场了。捕鼠前的猫总是躲在暗处,两颗瞳仁犹如燃烧的火球,可以洞穿沉沉的黑暗,像狩猎的狗亦像便衣警察,警觉而勇猛,一个虎扑便将老鼠抱起,塞入嘴中。

那时的猫总是饥肠辘辘。物质匮乏的年代连人的肚皮亦塞不饱,那一撮喂猫的饲料便贫乏得可怜:半碗米糠拌几根鱼骨头便是猫儿最好的佳肴,且往往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猫儿见到主人用餐,总会“咪、咪、咪”地叫唤着蹲在主人的脚下,两只前爪不住地划着圈圈,可怜巴巴地恳求分得一杯羹,但遂愿总是少之又少。这种半饥饿状态导致猫儿遇着老鼠总是紧追不舍,迅猛异常,猎捕的身影似老鹰捕小鸡那般干脆利索。那时家中能入口的小动物似不在少数,如苍蝇、蟑螂、虎壁,但猫儿从来不打它们的主意,偏偏只盯着老鼠。想来猫儿的选择不无道理,老鼠那身软绵绵滑溜溜的肉团,对于猫而言,堪称重量级的食物,捕获一只老鼠,既可让舌尖留香良久,又可充饥一整天,故而猫儿在冷冻状态下雀跃而起、怒发冲冠地追捕、撕咬老鼠,穿越我家厨房、客厅、厢房搅起阵阵烽烟、血肉淋漓的场景,既惊心动魄又叫人不堪入目。

我的小学同窗范君那时痴迷画画,听课听得不耐烦,手里的钢笔不知不觉便在笔记本的空白处涂鸦一幅幅叫人猜不透的漫画。一日,范君突发奇想,将原本用铅笔绘一只花瓶的图画作业置换换成一幅钢笔漫画:猫儿以水牛奔腾的姿态驮着一牛车的老鼠在山水间转悠,领头的那只硕大的老鼠得意扬扬地在拉车的猫儿头上挥舞着鞭子,仿佛猫儿在给鼠儿当苦力。范君将这幅漫画作业交了上去,被图画老师在下一堂课当众取笑了一通,说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竟然成了它的克星——猫的座上客,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他家里从来不养猫。他父亲练得一手逮老鼠的绝活,听得老鼠在身后一丝风似地窜过,转身一个箭步弓腰扑地,右手的食指和中指牢牢地夹起老鼠尾巴,一甩,那老鼠便动弹不得了,成了他父亲的箠中物。如此道来,便知范君那纸漫画亦并非没有来由的涂鸦,似乎寄托着他对老鼠的一种感恩之情。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猫与老鼠的关系比之范君当年漫画里的形情简直有过之不及。记得那年夏天,我从单位回老家探望父母亲。恰是晌午时分,父母亲均已歇息,屋里静悄悄的。只见饭厅里餐桌脚边伏着一只猫,体大硕肥,淡黄色的体肤上横着手指般粗的青翠色的斑纹,我一眼就认出那是母亲饲养的猫儿,是养来对付老鼠的,母亲给它起名为翠猫。其时翠猫正在懒洋洋地吃着母亲给它安排的食物,吃一口闭一会儿眼,一副尊处优的模样。再细看,不禁大吃一惊,它身旁竟然依偎着一只老鼠,却是吃一口便眨一会儿眼睛,还不时伸出小爪挠着那翠猫的腰身,翠猫却惬意地抖动胡须、轻哼咪咪予以回报。那老鼠许是听到了我的脚步声,警觉地抬起头瞅了我一下,倏地扭转身子朝暗处溜过去。翠猫只是朝逃走的老鼠看了一眼,复低头吃一口碟中的食物,伸一伸两只前爪又闭上了双眼。此情此景在我逗留老家的日子里,不止一次让我撞上,引起了我探究猫与老鼠何以从天敌变成同巢共食、亲昵如爱侣之兴趣。有两次,在老鼠被我吓走之后,我又将翠猫也撵走,仔细地察看那碟中的猫食,见有吃剩下的鱼、肉块和米饭以及一小碗菜汤,虽已冷却,仍飘着香气。便想,长年累月以如此丰盛美食喂养猫,吃得脑满肠肥,那老鼠对其还有什么吸引力。

有了这次目睹猫鼠亲昵共餐之经历后,当老友洪先生让我给他描绘一幅猫与老鼠亲密相处的水墨画时,我一点也不感到唐突。洪先生属虎,而虎属于猫科;他的妻子却属鼠。婚前一位自称精通周易的先生曾断言,不论从生辰八字抑或属相推断,他俩的结合难以持久,也许闹洞房时就会分手,然而婚后一晃就是25年,洪先生伉俪之笃堪称如胶似漆,恩爱日增。洪先生执意要我画一幅猫与老鼠恩爱的国画,为他举办银婚纪念活动时增添一点气氛。我深知自己的国画功底浅薄,但友情难却,恭敬不如从命,于是执笔为其作了一幅名曰“猫爱上了老鼠”的水墨画,画面上一只猫和一只老鼠亲密聚首,脉脉含情地亲抚着一条黄瓜。那黄瓜寓指其女儿小瑛,因“黄”与“瑛”谐音。洪先生一见便乐了,说这画构思巧妙,我们一家子都入了画框了。

H 抬眼低眉
贴你的耳朵在腕上

■ 颜小烟

这个冬天的冷还未完全滴落,海岛的四周时而氤氲缭绕,时而细雨迷蒙。在前不久的一段时间里,因为父亲长时住院,我的心情实在有些压抑,于是在给孩子们讲父母恩情的时候,便忍不住在课堂上跟孩子们分享了余光中先生的这一首《今生今世》:我最忘情的哭声有两次/第一次,在我生命的开始/第一次,在你生命的告终/第一次,我不会记得/是你说的/第二次,你不会晓得/我说也没用/但这两次哭声的中间/有无穷无尽的笑声/一遍一遍又一遍/回荡了整整30年/你都晓得,我都记得。

我喜欢在课堂上给孩子们读诗,读完自己又往往先湿了眼眶。这样一种深远的思念,不需要过多的诠释,只须轻轻地诵上几句,泪水自然而然就涌上眼底。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学不会克制自己情感,每读一次《今生今世》,我总是能先读哭自己,再读哭孩子们。我常常弄不清楚是余光中先生把这样一种动人心弦的情感刻画得太过细腻了,还是我的泪腺过于丰富了?

当看着微信订阅号和朋友圈里满屏的余光中先生仙逝的消息,我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来的却是那么简单的一句:“你都晓得,我都记得”! 30年的时光也只是弹指一挥间,诗人与母亲在无穷无尽的笑声中度过,所有的酸甜苦辣、流离失所都抵不过这浓浓的亲情的甜蜜瞬间。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安房直子的那一篇《狐狸的窗户》,只是不知余光中先生的那一枝笔是不是也能搭起一个菱形的窗户,那里的母亲音容笑貌依然,那里的笑声无穷无尽……

我是读着《乡愁》长大的一代人,也是誊抄着台湾诗人的诗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最早在笔记本上无意识地誊抄的是汪国真的《相信自己》,后来是席慕蓉的《白鸟之死》,郑愁予的《错误》,余光中的《水晶牢》,痖弦的《如歌的行板》……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余光中先生在《水晶牢》中最后的两句:“贴你的耳朵在腕上,细心地聆听/哪一种脉搏在敲奏你生命?”当时因为喜欢,还特地把它们誊抄在一张空白的纸上,并画上各种各样的小物件加以装饰。只要抚摸着誊抄本上那一个个安静的文字,感受着它们神奇组合后所构造出来的美感,我的心中就会洋溢出一种无与伦比的满足感。